

## Z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Z 文化遗产·中轴线

# 城市的样貌是文化灵魂的外化

尹晓东

7月27日，有两件“大事”在朋友圈刷屏。一是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开幕，开幕式首次从体育场搬到了开放的城市空间，体育、历史、艺术在塞纳河畔完美融合，让世人领略到了这座城市的人文气质。二是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理想都城的壮美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两件事看似无关，却都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说明了历史文脉是城市的灵魂，说明了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北京中轴线申遗历时十多年。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钟楼，纵贯北京老城，这条跨越了7个多世纪、全长7.8公里的中轴线，被梁思成先生盛赞其为“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中轴线是北京的灵魂和脊梁，北京独有的壮美气度和历史文化风貌由此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它承载着岁月更替、文化传承、古都变迁以及既古老又现代的时代印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为探索我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古代都城保护理念与做法，妥善处理好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这怎不令人欢欣鼓舞！

我是前些年开始关注中轴线申遗工作的，特别是在去年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后，还专门提交了一份“通过‘中轴线申遗’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提案”。这份提案的提出，就是希望在中轴线申遗的过程中，通过实施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更好地系统挖掘北京这座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传承北京老城历史文脉和文化传统，凸显北京作为世界著名古都的整体价值。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了，但它的文化使命还将继续，正如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在世界遗产大会上发表感言时讲到的，申遗成功是新的起点。

作为曾经关心过北京中轴线申遗的人，我思考站在新的起点上，北京是否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再下功夫。

一是让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古都的整体保护中相得益彰。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的样貌是文化灵魂的外化。中轴线申遗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加强古城保护、文物建筑修缮等，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北京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以及与中轴线密切关联的以昆曲、京剧为代表的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活态的文化遗产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很好的彰显？为什么在这条中轴线上孕育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昆曲、京剧？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中轴线既是一个巨大建筑群和城市空间的组合体，又是一条链接古今的历史文脉，它既是物质遗产，又有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赓续其间，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昆曲今天还存活在这条中轴线文明带上，而且古老的中国戏曲今天仍然生机无限，这本身就是向世界传递的中国好故事、中国好声音。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断绝，戏曲是最好的写照。今天我们更应加大对以戏曲为代表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二是要对中轴线上形成的古今辉映、文明互鉴的文化景观加大阐发的力度。中轴线申遗成功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和东方文化的魅力，但在之后的工作中，还应向世界展现中国人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这条中轴线及其周边区域，不仅有北方昆剧院、北京京剧院、北京河北梆子剧团、中国评剧院、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等众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的剧院与院校，还有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校、中国歌舞剧院等这些融汇中西方艺术的文化艺术机构，这体现了中国文化既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又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气度，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与此同时，中轴线上众多的剧场群落，还能欣赏到古今中外形式多样的演出，体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这条中轴线上戏曲、曲艺、芭蕾舞、歌剧、音乐剧、交响乐等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交相辉映，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加大对中轴线上独特的文化景观的宣介，也是塑造新时代中国文化形象的需要。

三是可创立以中轴线为主题的文化艺术活动品牌。随着一批重点文物、古建筑、戏楼等经过腾退修缮恢复历史风貌，以及新兴的文化艺术场馆作用的进一步发挥，文化之轴会更加焕发出新的生机，也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对中轴线历史文化如何保护、传承和利用的关注。目前，我们对中轴线上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还缺乏有效整合，还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活动品牌。我们可以把以中轴线为主题的文化艺术活动融入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统筹规划中，通过举办独具特色的艺术节、展览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既展示中国人礼敬传统的文化精神，也展现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成果，同时也张开双臂欢迎来自世界各地文化艺术家汇聚中轴线，把中轴线变成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开放的文化胸襟的舞台。

今年年初，中国戏曲学院就开始筹拍一部《家在中轴最美处》的短片，邀请京剧名家于魁智、李胜素担任片中的主角，以戏曲人和孩子的视角讲述中轴线的故事。在这部短片进入后期制作之时，传来了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喜讯，就让这部短片作为戏曲人的一份贺礼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



# 兰韵飘香 培风图南

谷好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文化自信的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让我们传统文化工作者倍感振奋之余，也深感自身使命之重大。

我个人从艺30多年，在基层院团带队伍、做管理也有多年。我深深感觉近10年来，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神州大地扑面而来。

### 守正是核心，创新是活力

众所周知，戏曲艺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华戏曲300多个剧种，每个剧种都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如果都是千人一面，又谈何戏曲艺术的多姿多彩？因此，戏曲传承必须紧紧抓住戏曲艺术的审美内核和剧种特点，这是戏曲院团的安身立命之本。以昆曲为例，深厚的文学性和表演的细腻是最大特点。如果连这些根本都把握不住，就难以称其为昆曲，更谈不上“保护”和“传承”。

2017年上海昆剧团举全团之力，凭借扎实完备的人才队伍，以守正创新的气魄创排《临川四梦》。重量级的四本大戏登台全球20余个城市，不仅向汤翁逝世400周年献上厚礼，而且向世界有力传播了中国声音。2022年，我们从研究原点出发，探本溯源、钩陈史料，创排55折全本《牡丹亭》。一部作品孕育了一朵“梅花”、一朵“白玉兰”，青春亮丽的又一代青年人含苞怒放。该作品被誉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最新提炼成果，为弘扬文化自信递上了坚实有力地抓手。

上海昆剧团对于经典剧目的创排历来本着“尊重经典、致敬先贤”的敬畏

态度，与此同时也充分考虑了当下观众欣赏习惯和演出市场惯例，在传统基础上做了大量革新。例如，《临川四梦》在舞美上四场大戏一堂景，配合剧场压缩了装台时间，有效控制了道具运输成本，使得这样一部鸿篇巨作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演出机会。全本《牡丹亭》采用了360度转台，最大程度控制迁景时间，使得连续三个晚上共同呈现55折戏成为可能，也兼顾了现代观众快节奏的欣赏习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 培养观众打基础，年轻化激发活力

早在2001年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然都成遗产了，那不是就要像文物一样被送进博物馆玻璃罩里保护起来？我认为，锁在玻璃柜的文物不能很好地发挥传播教育作用。舞台艺术，只有足够多的观众，才能真正活起来。

舞台艺术的生命力就是表演给观众欣赏，一个没有观众的剧种是没有希望的。

那么，观众从何而来呢？以我在上海昆剧团的实践来看，培养观众就是培养市场。只有市场收获了一定数量的观众，这个剧种生命力才会兴旺。上世纪90年代，戏曲艺术经历了门庭冷落的低潮。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启动了“戏曲进校园”等一系列普及演出。直到今天，上海昆剧团每年演出场次有一半以上都是在各个学校完成，从幼儿园到大中小学。我们的足迹踏遍上海全市，也包括全国各地，甚至到了新疆喀什。上海昆剧团的昆曲FollowMe坚持16年，培养了3000名热心观众——“昆虫”。他们中的朱韵雯、钮奕文等小朋友在全国“小梅花”和上海市“小白玉兰”等比赛中摘金夺银。在上昆各地巡演中，这些“昆虫”的身影也随处可见，他们甚至跟随上昆自费远赴德国、

日本等海外城市为昆曲打call。

实践证明，公益普及在孩子们心目中撒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将来他们长大后就是昆曲最忠实的拥趸。他们不仅喜爱昆曲，而且愿意为之消费，这样的良性循环为戏曲艺术拥抱市场，真正走向复兴奠定了基础。这些青少年跟着上海昆剧团一起成长，改变了大家认为的非遗观众都是“白发苍苍，垂垂老矣”的局面，他们的朝气更加激发了戏曲艺术的活力。

### 整合资源，强强联合，做大做强

文艺院团的天然使命是艺术生产。搞艺术创作很难，把艺术产品推向市场更难。单个文艺院团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更迫切需要院团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从而实现做大做强的愿望。在横向关系上，各家兄弟院团抱团取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上海昆剧团坚持和全国昆曲院团搞“三地联动”，分享更多商业演出机会，进一步壮大本剧种声音。夏季集训开展业务大比武，邀请外团参与，增强青年演员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有效促进了专业水平的提高。

不仅本系统的单位加强联合，也要注意系统以外、各个层面的多方位合作。在上海市教委文教合作办的大力支持下，上海昆剧团和同济大学联合制作的昆曲版昆曲《长生殿》，全部由非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担纲主演，系全国首部非专业大学生完成的昆曲大戏作品。其表演古朴典雅，满堂青春活力，让全国专家为之惊叹。这也是昆曲普及结出的又一枚沉甸甸的成果。

在纵向关系上，院团和上级主管部门积极沟通，争取理解支持。在上海国有文艺院团“一团一策”的指引下，有幸得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市财政的大力支持，上海昆剧团在全国院团率先启动了学馆制。在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下，邀请全国老艺

术家对本团青年人才分行有针对性地予以专门培养，每期学馆制为期三年，传承六本大戏和100出折子戏。这些举措使得昆青年人才获得了宝贵的学习实践机会。

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上海昆剧团2023年3月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600年的昆曲与600年的故宫，两大非遗结成联盟，围绕学术、剧目创作、文化传播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抒写又一段戏曲艺术“跨界、破圈、融合”的佳话。今年金秋，双方合作开发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即将精彩亮相，深藏于故宫的昆曲文本尘封多年以后，第一次鲜活地呈现在舞台上。这样千古难逢的佳话怎能不让人期待？

十年时间，上海昆剧团共计获得国家荣誉奖项37个，包括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称号、文华奖、梅花奖等重量级奖项以及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等国际大奖，2014年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和2018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这一系列奖项的取得，离不开全团的拼搏进取，更离不开中央到地方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呵护。

回首走过的路，特别是这十年的历程，让人分外感慨。我个人也曾经经历过戏曲艺术的低潮，与今天的欣欣向荣的局面相比，我有十足底气地说，当下正是传统文化发展最好的时代。我们身处其中，要感恩这个时代，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时机，努力捧上更多代代相传的优秀作品，让文化自信更加枝繁叶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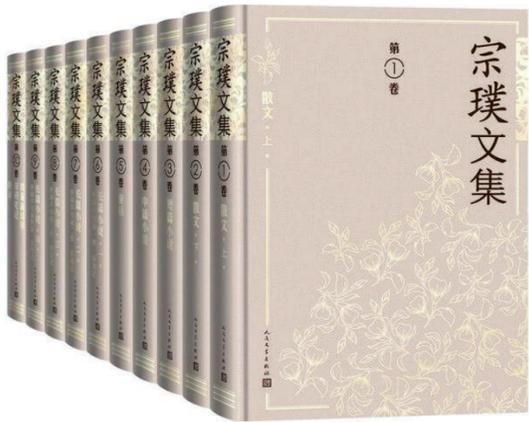
兰韵飘香，培风图南。我们面向远方，步履坚定而从容。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昆剧团团长）

## ■我见我闻

# 宗璞大姐

陈建功



7月26日是作家宗璞96周岁生日，7月27日，宗璞创作八十年暨《宗璞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从事文学创作80年来，宗璞以笔耕不辍的精神，为当代文坛奉献了文质兼美的小说、散文、童话、诗歌作品，并以“诚”与“雅”的文学品格书写了20世纪知识分子赤诚而坚韧的家国情怀。

和宗璞大姐相识，已有44年之久。那时还在北大读书，宗璞大姐住在燕南园。其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重放的鲜花》。王蒙、李国文、邓友梅、流沙河等人的作品也都在经历了一个特殊时期之后如鲜花般再次绽放了。宗璞的《红豆》也是其中的一篇。看过那几朵“重放的鲜花”，真有振奋发聩之感。用当下的眼光，或许很难理解我们当时所获得的冲击力——一个纯真的女大学生江玫，在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之时，做了艰难的抉择。其中，人性的复杂、情感的纠葛，岂不是文学中应有之义？但在发表《红豆》的年月，革命道路的选择，岂容些微的动摇与彷徨？更不允许纠结于感情的取舍。《红豆》的回归，对我有关文学的认知，特别是有关革命文学的认知，已经算是极大的挑战了。便想着得认识这位用《红豆》向僵硬的文艺教条发出挑战的宗璞大姐。而后来见到的宗璞大姐却温婉得很，首先她在文友面前，永远是一个倾听者。我知道大姐无论是个人阅历还是有关中外文化方面的积累，都远胜于我。但这四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从未见她高谈阔论，倒是我总在那儿神侃。一想起那时光，就自责自己何以不正襟危坐一点儿，哪怕学点儿也行。

宗璞大姐是温婉的，却又是风趣的、率真的。我领教的一次，是她忘情

山水时的率真。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钟山》编辑部组织，搞了一次“太湖笔会”，由时任《钟山》掌门人刘坪和总编辑徐兆淮组织，同船泛舟的还有汪曾祺、林斤澜、刘心武、宗璞、理由、母国政，或还有哪位，记不起了。一行数人由苏州登船，驶往无锡的鼋头渚，那太湖的风光确实让宗璞沉醉了。开心，更因为大家都是相亲相重的友人，便使太湖之游成为一次心无挂碍、无忧无虑的旅行。事后，读到宗璞的一篇回忆汪曾祺的散文，记下了汪曾祺在船上占七绝开玩笑的故事。文中写道：“时光一晃过了40年。八十年代初，《钟山》编辑部举办太湖笔会，从苏州乘船到无锡去。万顷碧波，洗去了尘俗烦恼，大家都有些忘乎所以。我坐在船头，乘风破浪，十分得意，不断为眼前景色欢呼。汪兄忽然递过半张撕破的香烟纸，上写着一首诗：‘壮游谁似冯宗璞，打伞遮阳过太湖，却看碧波万顷，北归流入枕边书。’”宗璞又说：“我曾要回赠一首，且有在船诸友相助，乱了一番，终未得出究竟。而汪兄

这首游戏之作，隔了五年，仍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记得当时汪老的诗是在我们每一位浏览过的，每一位读者，无不喝彩。我记得宗璞大姐当场也依韵打油了一首的，雅谑处处可与汪老绝句相得益彰。其中专有一句是幽我一默的。年代久远，已经记不得了。或许宗璞也记不得了，因此她也只好在文末写道：“乱了一番，终未得出究竟。”如今，宗璞大姐已年届九十六，记得冯友兰先生当年曾为金岳霖先生撰写寿联，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而今，宗璞大姐早已把米寿甩在了后面，正在我们的目光下“相期以茶”，而我也已奔七十五之龄。回忆40年前那开心一幕，仍然是止不住的欢喜。

宗璞又是直率的，直率到甚至不顾老弟“人模狗样”的面子。大约应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次春节慰问。那时我已调到中国作协担任一点行政职务。春节将至，自然也承担了部分走访任务。走访的对象，是包括宗璞大姐在内的几位老作家。走访时的礼物，也简单得很——一盒点心，是作协下属某单位食堂自制的，再加一束花。登门、拱手、寒暄、拜年，同

行的，是好几位作协的干部，有熟的，也有不熟的，拜年是诚心的，深聊是不可能的。万没想到一天下来，晚上就接到宗璞大姐的电话，说晚间就把那点心尝了，不错不错，感谢感谢，只是告诉你，那萝卜丝饼的馅儿是臭的！打电话给你，一是感谢，一是告知，勿再以此饼慰问。至嘱至嘱。切切。我的天呐，谁知道哪个环节，铸此大错。不过我知道大姐之坦诚，是为我好，也为作协好。大姐岂会挑我的理儿。旧事重提，也算是姐弟情深，了无尘埃的一个案例。

宗璞大姐的文学成就涉及多个方面，恕不一一。我敬重她直抒胸臆、顽强拼搏的坚韧。1987年底，她终于完成了《野葫芦引》第一部《南渡记》的写作，她自述写作“这两年的日子是在挣扎中度过的……不管怎样，只能继续挣扎上前。”就这又“挣扎”了两年之后，第二部《东藏记》完成，她自述说自己“两年间写写停停，侍奉老父。生了一场病，且战且行。”她总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而且因为目疾，只好借助口授，完成了这本书。2001年，宗璞大姐开始《西征记》的写作，其间她承受着失去“第一位读者”蔡仲德先生的巨大悲痛，完全借助于口授，历时8年完成了《西征记》，此后，又10年，她终于完成了《野葫芦引》的最后一部《北归记》，我记得捧读《北归记》的后记，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宗璞大姐说，“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我认为，大姐这番话，堪比太史公《报任少卿书》所叹，自古富贵而名磨灭者，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宗璞大姐应属倜傥非常之人中的一个。她在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之后，不免一声叹息。这叹息是一位96岁老人的如释重负。想不到，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

我只能照搬古人所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